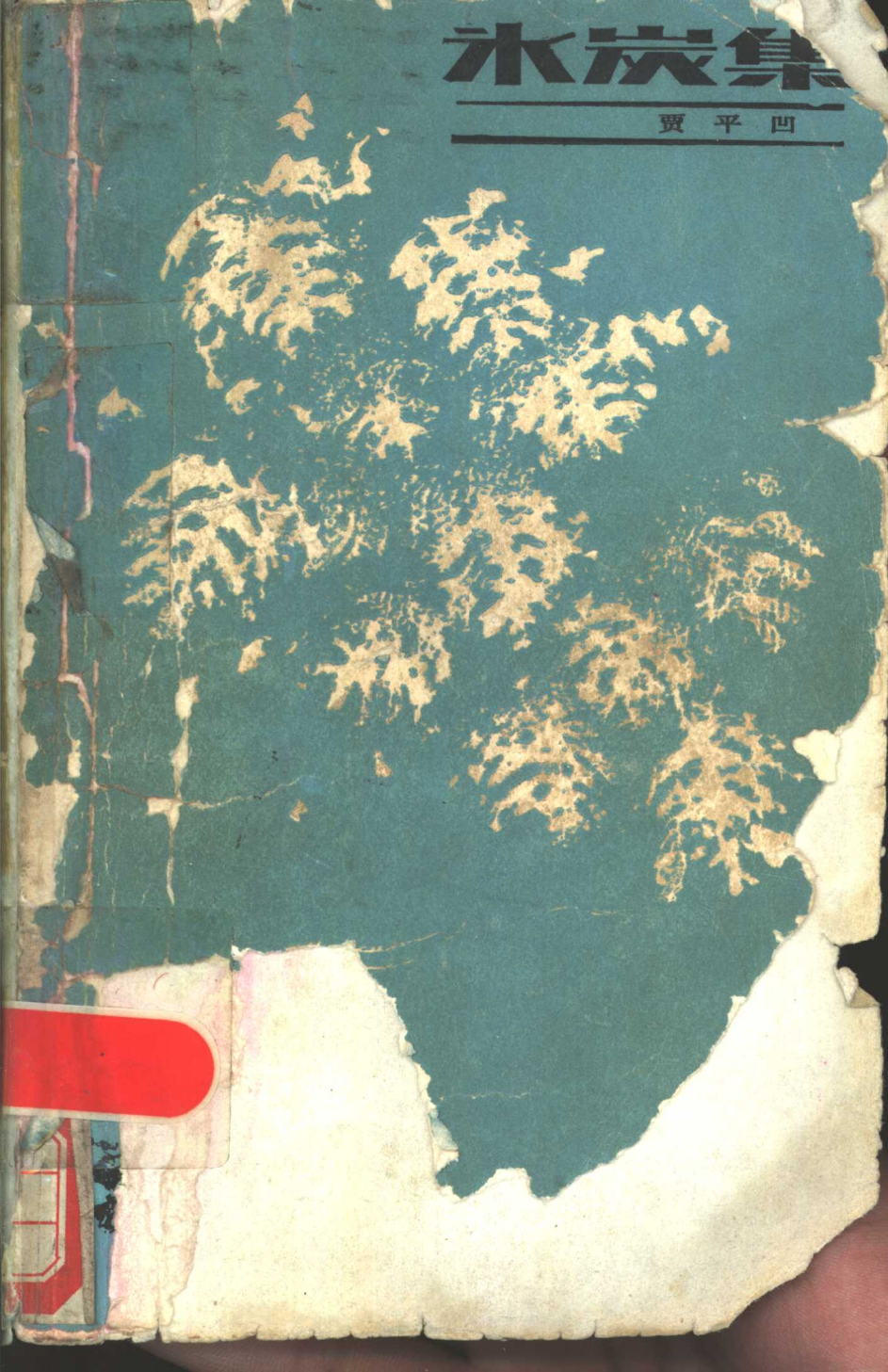


木炭集

贾平凹



冰 炭 集

贾 平 凹

陕 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由 华 书 局 经 销 西 安 昆 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5插页 210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00

ISBN 7—224—00098—1/I·27

定价：2.05元

龙卷风

一、未名湖

据说北京城里有一个未名湖。湖畔是高等学府，出了许多文士名流。无独有偶，陕南×地也有个未名湖。湖畔有一簇村，村里几宗姓氏：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周、武、郑、王，只是没有几个识得文墨的。北京的湖以未名而有名，是故意的。这里的湖确实是无名，也就无名。这如当今流行郑燮的“难得糊涂”一样，家家中堂要高悬一条幅。郑燮由聪明到糊涂，乃大智者若愚。有些人则原本糊涂，还要糊涂，就一踏几地糊涂了。

这湖面积不大，水很深。舀起来极清亮。在湖中便碧了，象书上讲的玻璃水。到至南岸龙山下，水终年却是发黑。月夜里乍一看，岸

上是亮的，湖里又是暗的。

村人的感觉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出自于湖中，象两个系着的葫芦，一个按下去了，一个就浮上来。日月的出没，其精神焕发于湖水的洗濯，就启发湖畔人到湖里沐浴。以致于好多人死于水中，也有好多人懂得解救落水者的方子。最能的要数“老军需”。他有一个偏方，是一包药末，只要抹在溺水者的鼻尖，肚里的水就哇哇吐出来。但是，使“老军需”头痛的是，那些因家中纠纷致气而刻意要死的妇人，不死在崖上，不死在绳上，“噗咚”扑进湖去。扑进去身上还缚一块石头，所以等人发现，什么方子也救活不得了。

郑家的大儿媳，据说是秃女过门的第二年，妯娌不和，气迷心窍，就那么扑了湖。村人先以为跑出山了，后来见湖里鱼很多，终一日有尸体漂上来，人已经成了骨架，人肉全作了鱼饵。

从那以后，村里人是不吃湖里鱼的。到后来这里办了鱼场，声势闹得天摇地动；那当然是后话，在此不提。但即使这鱼产得如何多，也都是运到外地的。当地的孩子捉鱼，一律皆玩。一是喂猫，一是逗狗，一是剖开鱼腹，取出那小葫芦状的浮漂，“啪”地在手里拍个脆响。

古书上讲：雾从龙，风从虎。这话是对的。湖对岸的龙山常年被雾绕着，有时看山很肥，有时就瘦得可怜，且没根没基的，象是天外飞来，又象是

欲飞天外，但龙山顶上云一出岫，如丝如缕，正令人看得欲仙欲死，村后的虎山上就要起风。这风很辣。冬天里不必说，春季里也硬得冲，有湖上的鸟儿飞过来，常羽毛反卷，乱了队形。故虎山少生树木，有树木也皆侏儒种。有外地人来看一丛蒿蓬，当然是有些空闲多幻想的文明人，就要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，惊异不已，有挖了回去作盆景玩赏的。

湖里有几叶船，极简易的。有两个是很薄的木板用钉子钉成，有三个是朽空的老弯柳掏了心所改制。这是为每年四月五日备用的。湖畔的男人都会水，用不着以船代步，女人们虽也识得水性，但四月五日不能脱光了身子在湖里出没。这船就让她们坐着，用扬场的木锨划动，把无数的水的漩涡儿一溜儿拨到湖心去。

四月五日，也就是祭龙节。

陕南的风俗自有不同于别处的规定，除了通行节令之外，各村有各村的“社会”。这湖畔村的“社会”就是四月五日。外村的“社会”，只有亲戚来往恭贺，这村子“社会”，很远的人也要赶来看热闹。因为这湖里有一个石岛，石岛下有湖的源眼，源眼里四月五日往外出鱼。多则出十条八条的，少则也出三条四条。没有一年会不出的。这就奇得有些邪乎，但事实如此，观者莫不叹为观止。

鱼是从哪儿来的？谁也说不清。赵阴阳在世时，曾讨问过，赵阴阳说：人是哪儿来的呢？他也说

不清。

湖心的各岛，见方只有四五米。呈鸡心状，深赭颜色，枯枯皱皱的，似乎当年是豆腐，又曾被布包揉过一样。水气在四壁蚀锈，形成许多图案，如同雕饰。很有现代派艺术的味。村人不懂艺术，更不知什么现代派，也便没有人来剥凿，也没有临摹的。在石岛北边有一隙，水石相搏；澎澎而响，音韵美妙如人在瓮中。这便是湖的源眼，久经长年往外溢水。据说这源眼一直通地下的海，四月五日的鱼会不会是海鱼呢。

绕西边，石岛有一石阶。款款一百四十三台，可到岛上的草亭。那里供着一个龙王，人面蛇身，两只眼睛凸鼓，是瓷烧的，黑秋秋地骇人。

四月五日天明，村人就都要起来烧纸，放鞭炮，然后男人们用红布围了太字里的一点，浮水往石岛去。女人们则拿了贡献之品坐船而往。当年是赵阴阳作领头的。他前一天夜里观了天象，说今日山风不起水波不兴，果真风平浪静。他要说今日有风，果真有几股风从虎山倏忽踏过湖面，一时水涩舟胶，女人们奋力划桨也无济于事，男人们就浮到船头，牵着船绳而行。这时分，女人们就一边嗤嗤笑，一边撒纸钱，漂面角儿。面角儿说是贡龙王的，鱼却尾船而至，唧唧声不绝。一见到那些黑脊梁的生灵，女人们就神色严肃，想着那郑家大儿媳的骨架。但谁也不说出口。

上到石岛，来人一一去草亭前磕头祈祷。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和内容，言轻得只有自己听着，当然龙王也听着了。正午的太阳炎红，湖面上经纬起无数的方格。每一方格里跳跃一颗金星，使人产生一种极乐世界的感觉，有女人突然间会思想到郑家大儿媳的死并不是一种悲惨。后来，人们全匍伏在亭前的石皮上，默而不动。听风和湖水在石岛上的咬噬声，听偶尔一两声水鸟声，再后就各人听自己的心跳。如此静伏一个顿时，样子极度滑稽，犹如爬出湖水晒盖的甲鱼。一俟水面起了蓝色的水雾，人方齐到石隙左右。那里已有两个人持了长长的捞兜，在等待湖源眼里银白白的东西出来。

这就犹如心急的男人守着产妇看儿子分娩。等连鱼带水瓢泼出来一条，人们就欢呼一下。他们只关心鱼出来的数目，出来了，人人观看一番，又于湖里放生。这规矩使远处来看热闹的大觉可惜，男性的就一群一伙地在湖里追鱼戏闹，女性的则在岸边彼此呼喊。各色人等姿态皆有，是湖畔村子最不荒寂的时候。

到后来，村人分散回去，怀一颗满足心理下厨做饭烧菜，款待外村来的亲戚。而无亲无故的来人，则有的顺路去“老军需”家看医生。“老军需”已经弃医不干了，接替的是他的女婿，医道已是相当高深。有的则携了酒，三五一伙的野餐。把空瓶子摔在田埂上，明晃晃一堆碎玻璃，有的则诡秘地去

串家游户，去收购“金银活儿”。如今湖畔村的“金银活儿”很少了，于是这些人就到虎山的某一嶺去，玩“十点半”赌钱，输了赢了，输输赢赢。

未名湖上一时间十分安静。

而村左下方的虎山根下，却热闹了又一种世事。这里柏树丛丛，荒草萋萋，排列着好大一片坟茔。未名湖畔的村庄几经翻修，又几经破旧，依然没有大的扩展，人口以十五年来老死一人新生一人而保持平衡。赵钱孙李周武郑王的人家全都失存了家谱，坟茔却保留着一宗一氏的接续历史。在这坟丘与荒草之间，游狗在交媾着。那些并没有走去的外村年轻人，男性以恶作剧取乐于女性，将交媾的狗四下撵打，使四脚兽全变成八个蹄腿捉对儿厮跑。

女性们脸红，便集到坟茔后的樱桃林里去。樱桃正挂果，一树繁珠，馋人眼口。坐在树上的郑家老大先是看见有人在湖中偷偷钓鱼，甚是气恼。钓鱼是犯湖畔村人的忌的，尤其在四月五日。但老大虽然痴呆，却明白这些钓鱼男人与女性们有关，为了能多看到女性，也不去干涉钓鱼的了。待女性们到了樱桃林下，一起叫说：樱桃真鲜！待动手去摘时看见了他，样子凶恶，倒吓住了，说：

“这樱桃卖吗？”

老大说：“不卖。”他虽然说得很柔和，女性们听起来，还是怯怯的。且十分遗憾，一边看着树

枝头，一边要走过去了。

“不卖。”老大又说了一句：“要吃可以给你们吃。”

女性们就驻了脚，疑惑地看他好久，突然象蝗虫一样扑到树下，不迭气地摘了往口中摆，竟有双手扯着树枝的，只拿嘴唇去吞樱桃的。老大看着便十分地乐。古书上曾写到女人吃樱桃的情景，说是“一时不知樱是唇呢，还是唇是樱？”老大不识字，没读过古人的妙文，但这种感觉老大是有了，因为他嘿嘿地笑个不够。

女性们先是害怕，以为老大是流氓坯子，后见他光笑没有下流举动，遂近来逗他取乐，用一根树枝戳他的胳膊窝。老大就笑得发软，瘫在地上，其可笑样犹如一头黑猪经人抓挠就立即四蹄卧倒地酥软了。

结果，樱桃林被抢劫之后，女性们全走了。日近黄昏，未名湖四周已全无外人，老大不免怅然若失，怏怏返破屋睡下，作想：这些女子怎么都长得一个模样呢？但具体什么眉眼，又想不全面。这时候清楚的形象倒还是丑丑。

“明日是该去看看她了。”

照例，这一夜老大梦见了花。花是植物的生殖器，依照佛洛伊德的论点，人是潜意识的。老大不懂得这些，村里人也作贱他长了那副阳具是聋子的耳朵，是肉增生。但谁能知道老大的潜意识里还有

这桩美事呢？

二、阴 阳

四十年前，赵阴阳死了。家里人哭声价天，他忽闪忽闪睁开眼睛又活了：活着又活不旺，气如抽丝，汤水不进，身上生出虱来。其实不是虱，是一种小白虫，撮也撮不及的。有知道的人就说这是以阳事牵挂上不了阴路。便偷偷让儿子将衣服用拐杖挑起，挂到二十里外镇子上的城隍庙去，并将曾缠过他中指的彩花绳放在判官堂前。那堂壁上写着墨字：你来了！儿子替老子去报了到，但赵阴阳还是两天内不闭眼倒头。赵阴阳是在等待什么人吗？儿女全都在老人身边，跪着说：“爹，你放心上路吧！”接着又呜呜哭。这哭声很大，很悲哀。赵阴阳或许是听见了，微微又睁开了眼，且说了话：“秃女是回来了！”家人皆大惊。秃女是村口孙家的小女儿，自小头生疮疤，发毛稀疏。急差人去孙家叫秃女。差人到村巷，就遇着一头毛驴嗒嗒走来，驴背上倒骑着秃女。秃女方七岁，是半月前去外村舅家的，这时刚刚回来。差人就奇怪赵阴阳怎么知道秃女回来了？他死不瞑目等待的就是这个七岁幼女吗？！

秃女被背到赵阴阳床边，赵阴阳牵着秃女手，声音很大地说：“你不要走，你瞧着我入棺成殓吧！”说罢，喉咙里痰咕嘟了一下，双目闭上，腿一蹬就咽气了。家人连忙视秃女为贵客，不让她离

开灵堂，忙乎为死者洗身梳头穿衣戴帽。至第三日，众亲广戚都来哭丧过了，就抱着秃女在旁，于棺木中放了柏朵，再放了灰包。赵阴阳那时家大名盛却并不豪华，生前就叮咛棺木里不要放银元首饰一类殉品。他就被家人放在灰包上盖棺了。

这事很奇异。村人皆不解其中原因。事后许多日月提起这事，倒觉得赵阴阳精明一世，滑稽一时，充了可笑角色。

赵阴阳的女儿心中有数，想爹必定有何预测，但她不说出口来。七年前一个夜里，爹观天象，沉吟道：“明年成黑豆啊！”她偷偷记着，这夏里地里就没种苞谷，全是播了黑豆。果然，别的庄稼此年皆无收，黑豆竟大获丰产。村人惊奇，赵阴阳也惊奇。问女儿怎么知道今年只成黑豆？女儿说她是偷听了爹的话的。赵阴阳倒训唬起女儿来：天机怎么能泄漏呢？

四十年后，赵阴阳的尸首或许已经化为泥土了，坟墓上的草很茂，又生了一种带锯齿刺的蓬蒿。这蓬蒿形如球状，秋天里开绒绒白花，孩子们采不着那花，花排列成圈，犹如生者贡献的花环。儿女们当年埋葬他时，将哭丧柳棒随便插在坟头，没想到那柳棒竟成活，至今是郁郁葱葱几株大柳了。柳上住着一对斑鸠，一雌一雄的夫妻，日夜啁啾。

七岁的秃女已经人到晚秋。头上虽然没了疮疤，但发毛依旧稀疏，裸露着红红头皮。终年包一块帕。

帕。她并没有远嫁外村，跟了湖町村郑家的人，且生养下两个儿子。儿子皆一字连眉，双旋，发密色黑，乱如杂草。四十岁的时候，男人害癆身死。两个儿子已经成人，力气和饭量超群，喜欢生事斗殴。秃女管教不下。先哭哭啼啼，自怜命苦，后寻思：现在是太老实没出息，不安分的倒有所作为。便不再理会，任儿去遂心所欲。

秃女除了田里做工以外，清早起床极早，抱一把条帚去山根湖畔树下扫集落叶，以备炊柴。傍晚就挎篮出外剜野菜。家境贫，茶饭总是做得稀，两个儿子饭时就和娘吵，说：“一天三顿都喝稀，活着吃不上一碗干饭吗？！”娘说：“吃饭穿衣看家当啊！”儿子说：“吃，吃了上顿再说下顿吧，走到啥时说啥话！”自己擀面烙饼。吃饱了，狼一样嗓子唱——

小伙长到二十五，

裤子破了没人补。

但老二却有一套本事，拉一手好二胡。湖畔村的人皆不识乐谱，弹奏乐器全是师傅口传手授。郑老二的师傅是刘林子，刘林子是粗人，却有过耳不忘的功能，将《辕门斩子》的戏从头背到尾，会吹唢呐，会拉二胡。郑老二只学会拉二胡，自刘林子死后就剩下他一个人常在家里自乐。郑老二拉胡琴有一个规律，村里人很快知道了，但凡一听得琴声呜呜咽咽，就是郑家又没吃的了，少不了引诱孩子

们去听热闹，各自带了米，面，红薯和萝卜。

或许谁家红白喜事，请他去拉琴，吃得酒肉，末了还记得秃子老娘，他一翘大拇指说：“带几片肉，让我母也享享口福！”郑老二将娘不叫娘，我母，他称呼得特别庄重，有一股匪气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两个儿子干开伤天害理的营生，夜半三更偷偷去盗墓。十有十次，获得好多值钱东西。家境稍有好转，厕所里丢有很大一堆空酒瓶子。秃女先不知儿子哪儿有钱，常见有陌生人到家来，儿子就将娘支应开了。后村里纷纷传说谁家老祖宗的墓被盗了，骂天咒地，扎了纸人在村口槐树上吊着，满头满身插了针刺。作娘的就怀疑是儿子的作孽。

果然证实了。要拉儿子去被盜者家里赎罪，儿子黑了脸，说：“我们赚来的钱，你也吃过喝过，你就是同案犯！”

秃女说：“是我揭发的。我怎么生这狼虎？！”

儿子说：“你去报案吧，政府杀了我们头，你死了谁埋呀？”

秃女没有去报案，两个眼睛从此睁一只闭一只。到后也就保密。一日，郑老大说：“听说咱村有过一个赵阴阳的，是个大能人。他的坟里能不埋值钱的货吗？”儿子打问赵家坟地里哪一座是赵阴阳的。

秃女骇绝，遂记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。说：“谁的墓可盗，赵阴阳的盗不得。他死时，我看看入殓的，棺木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尽是柏柴和灰包！”自此，方明白赵阴阳死时等待她的缘故，说知给儿子。两个儿子虽然性恶，但赵阴阳四十多年前就预测到他们的作孽，也顿时胆颤心惊，魂飘魄散。第二天，郑老二就夹了胡琴出门远去，一走了了。郑老大则害了一场大病，病好后人变痴傻，但力气还是蛮力气，饭量还是好饭量。

三、姻 缘

要说到钱一仁，是个知青，陕南×州城的人。下户插队到湖畔村时，同舍有三人。二人是干部子弟，游手好闲，胡作非为。一夜，二人邀一仁去偷农家鸡，一仁拒绝，二贼子蹑脚靠近农家鸡圈，以手电光直射鸡眼，又以小木板搭在圈门，鸡被电光照射，竟不吱一声，乖乖踏木板出来，二人端木板一次便偷得三只。第二天，一仁告知农家，农家闹事，队长罚了干部子弟五元钱。从此三人恶眼相视，分舍另灶，不再往来。明年，干部子弟皆招工入城，一仁还留在乡里，三个月回去一次看望老爹。爹是食堂师傅，父子少不了骂一场天下世事，抹一颗两颗大的泪珠。

一仁是阴柔之人，一派内秀，且生得明目皓齿，很得村人喜爱，四时八节总被人请去吃喝。一仁逢

人说笑，独自时却寂寞袭心，苦想不出回城妙法。

一日，到“老军需”那儿看病，闲谈起来，说：

“唉，有权有势的都招工了，只留下我还在农村受罪呀！”“老军需”说：“你才来了几天，就感到从城里到乡下是受罪，那当农民的怎么办，天造的世世代代受罪吗？”一仁听之默然，知道失言，遂往后再不多言半句。

入冬，未名湖结了冰，白花花一个琉璃世界。村子的孩子们全上去玩耍。城里的孩子没有冰场有旱冰场，脚能踩小铁轮滑动，湖畔村的孩子有冰场却不会滑，将小板凳反放上去，人坐着推着跑。狗也到冰上来，狗往日是的白的，一到冰上就成了灰的，钱一仁在岸头看得有趣，也多少忘了心中烦闷。

一连三天，虎山上的风刮得很毒，冰又厚了一层，一直冻到湖心石岛去。就有好多孩子和不会水的女子到岛上去瞧风景。到后来，冰层渐渐融消，石岛根处很薄很薄，就有人将一块木板在那里横搭着。这一黄昏，一仁独自到了石岛，瞧着木板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后来就走出冰湖坐在岸上抽烟。恰这时一群孩子又到湖上，大呼小叫地要上石岛去。领头的那个大女子第一个上木板，正走到木板中央，木板却翻了，大女子“哎哟”一声掉下去，木板下的薄冰就裂了，登时不见了人影。孩子们都惊呼起来，一齐喊救命。那情景就象是罗盛教当年的情景，钱一仁就学了罗盛教，飞跑而来，立即就下湖捞人。

冰下的水刺骨。一仁跳下去浑身就麻木了。他憋足一口气，很快触到了落水人。落水人发觉有可攀扯之物，死死扼住不放。一仁就被扼沉水底。一仁会水，知道这么被扼住，不但救不了人，自己反还得溺死，就用脚狠踹落水人腹部。落水人死一样不动了，他抓住她的头发，浮上来。这时，冰上已经站了好多村里赶来的人，拿两条棉被各自包了，飞也似地向村里去。

等钱一仁酒擦了身子，喝了生姜胡辣汤，身子软和起来，才知道自己救的是“老军需”的独生女儿，名字叫阿媛的。

那年月是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湖畔村还没有见过活生生的英雄，村人就极感激一仁，甚至大为感动。他们容不得对他们仇恨，却也受不得一点恩德，就将这事汇报给公社，公社的知青干事又报功于团县委。钱一仁从此是一个先进，一个典型。三个月后，他已经填好了表，准备招工进城了。

钱一仁活该没有进城的命，这时候他的老爹在城里喝醉了酒，当众骂知青下乡的政策是黑政策，骂现在当官的共产党是国民党。在场的人全都呆了，接着脸就封黑，当一人说：“他说反革命话！”众人就立即扇他的嘴，七扭八扭，扭到派出所去了。

钱老爹酒醒了，他已坐在牢里。他用不着再给别人做饭了，吃着别人做的饭，一天两顿，一顿三两，长舌头伸出来将空碗舔得一颗苞谷渣儿也不

剩。

钱一仁又恢复了他以前的钱一仁，似乎还今不如昔。那张招工表，成了一个笑话，被公社的知青干部卷吃了烟末。他和爹断绝了关系，永没有去探监，但邻村的青年一批一批都进城了，永没有他的名字。一晃，已经是二十三岁的人，嘴唇上有了茸茸的短毛。

阿媛十八岁了，长成细细的腰，嘴喜欢噘，一噘眼睛就似乎斜竖起来，拉出一条眯线，很狐很妖的。她常到姨家去，回来了也到一仁的房子来，她忘不了一仁恩人，帮他烧饭，洗衣服。然后说：

“你怎么不读书呢？”

“读书？”一仁就苦笑了，“读什么书？”

阿媛说：“我表哥家书好多，表哥读砖头厚的大书呢！”

一仁看着阿媛，似乎阿媛在变了，她的胸部很高。

“我爹有书，你也不看吗？”

阿媛抱了“老军需”的一摞书，尽是《男科土单验方》，《妇科土单验方》、《小儿科土单验方》，每一册上注有“武氏五世祖传”。

一仁说：“哎哟，这你爹能让我看吗？”

阿媛说：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连我表哥都说要来谢你的。”

但一仁合上药书，还是让阿媛拿回去了。